

逆之來，只求自強，絕不鬥氣。這固然由於我們確信暴政必亡，中華民族必能復興，同時也深知美國政府不會背棄其立國的基本原則。而損害我們解救大陸同胞的國策。盱衡當前情勢，毛共內部的奪權鬥爭，將因尼氏的訪問而加劇，如箭在弦的北越南侵攻勢，將證明尼氏受毛共的愚弄。我們相信，總有一天，美國當局會覺悟其現行對華政策的錯誤，而改弦更張。我們基於「得道多助」的歷史定律，認定中美關係的前途是光明的。（六十一年三月廿六日完稿）

註一 Text of the Joint Communique, News Backgrounder, U.S.I.S., Taipei, Feb. 28, 1972, P.13

註二 China Trip: Limited Results, Washington Post, Mar. 3, 1972

註三 Back to Reality, by Robert R. Bowie, Christian Science

# 美毛會談與匪俄關係

尹慶耀

Monitor, Mar. 8, 1972

註四 News Backgrounder, op. cit. P. 14

註五 Of Mice and Mountains, Editorial,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Feb. 28, 1972

註六 Philadelphia Inquirer, Feb. 28, 1972

註七 Text of the Joint Communique, op.cit. Pp. 5-6

註八 News Backgrounder, op. cit. P. 17

註九 Is It Taiwan For Vietnam? Publisher-Hall Syndicate, Mar. 1, 1972

註十 Moorer Stresses ROC's Importance, Washington, Mar. 16, 1972, CNA

在尼克森的日程表上，今年他至少要訪問兩個共產政權。一個是毛共，

那已於二月廿一日至廿八日訪問畢事；另一個是蘇俄，時期預定是五月間，本文執筆時，先遣隊已經到達蘇俄。這兩次訪問，有沒有利用匪俄關係等等意圖呢？尼克森自己說是沒有。

二月九日，尼克森告訴國會說，他不想擴大中俄共黨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取利，因為「它將招致本身的失敗，並且是危險的」。他說：「我們沒有製造中共與蘇俄之間的糾紛」。他認為中俄共黨間的思想理論爭執、邊界問題等等，「這些都是很難由我們加以處理的」。

美毛會談與匪俄關係

在尼克森訪匪前夕，毛共的「中日友好協會」關係人，曾於一月下旬對當時正在大陸訪問的日本總評和中立勞工聯盟代表團，歷數蘇俄的十一項罪狀（註一），顯示毛共決無意與俄修好。但不論如何，毛共不會說邀尼克森訪問，是為了挾美自重以恫嚇蘇俄。

至於蘇俄，從去年七月尼克森將赴中國大陸訪問的消息公布後，即不斷加以抨擊，指美匪高層會談是基於反蘇立場的勾結。並且老實不客氣地警告說：「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所持的出發點是，任何的多邊和雙邊會晤，都不應當損害別國的利益」。而且說美匪會談，「會使世界公眾感到不安」（註二）。

尼克森訪匪期間，於二月廿七日在上海發表了一份公報。其中有些詞句可能解釋為與蘇俄有關，不過至少在表面上不會有一處提到蘇俄的名字。惟

其如此，蘇俄就更加敏感，它認為「業已發表的中（共）、美聯合公報，是故意編寫得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其所以出此，就像波蘭晚快報所說：「中國人和美國人都不願意、也不能够承認，對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懷有惡意以至仇恨，是華盛頓和北京雙方領導人會談的最主要的共同基礎」（註三）。這段話很明顯地指出，美匪會談的「共同基礎」，正是該報所說的那種「惡意」和「仇恨」，而公報所隱秘的那一部分，也就正是其反蘇的實質。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呢？或者說美匪會談是否爲了反蘇呢？這得把話說長些。

## 二

即使我們以最客觀的態度來看待美國當前的對外政策，而且把尼克森政府所標榜的種種原則，都照其票面價值接受下來，但我們對於尼克森所說不利用匪俄的緊張關係，仍不能不表懷疑。因爲，我們不能否認美國目前所採取的，是一種立足於實力地位的均勢外交。那需要，第一，使世界上幾個敵對力量保持均衡而又互相制衡；第二，自己維持一股强大到足以抑止任何一方破壞均勢和平的力量。

一月廿日尼克森的國情咨文中說，美國的政策，在於「保持一個足夠應付任何威脅的核子退阻力量；協助其他國家發展自衛能力；忠實信守我們一切條約承諾；我們的利益在世界任何地點遭受威脅時，採取行動予以保護」。由此可知，美國仍然是將和平建立在實力和均衡的基礎上。

但是，在目前誰能對美國構成核子威脅呢？只有蘇俄；誰能够而又有意威脅蘇俄呢？只有毛共。後一種威脅就會減輕，這或許可稱爲「外交力學」的妙用。

就毛共說來也是如此，美國在越南的有限戰爭，威脅不到毛共的邊界；而蘇俄在中蘇邊境的百萬大軍，可直接刺痛毛共的心臟。過去，毛共未指名指責蘇俄對它進行核威脅，聲言誰襲擊它的戰略基地就是戰爭（註四）。最近，又不斷聲言它的核武器尚在試驗階段。可是恫嚇未必能阻止對方的襲擊，告饒也未必能激發對方的慈悲心。倒是挾美自重、狐假虎威，或許還可以暫時保全毛共那十分脆弱的核子基礎。撇開內部危機不談，是來自北方的威脅

，才迫使它暫時對「國際憲兵」、「全世界人民的敵人」（註五）擺出笑臉、握手言歡。

三月八日，美國務卿羅吉斯在參院外委會就國務院預算作證時說：蘇俄正利用動盪局面從中取利，這種意圖一天不中止，世界就一天得不到和平。同月十日，國防部長賴德在一次世界事務會議上演說時強調，在與蘇俄談判解決雙方的問題時，美國應該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註六）。這些話是在尼克森訪問北平之後，和訪問莫斯科之前發表的。不論說話人的動機如何，那似乎可以爲前後兩次訪問，拉上一些因果關係。

平實一點兒說，美國當然不必去對匪俄鬥爭加以「處理」。但美國也許希望匪俄之間，繼續維持目前緊張到以不爆發戰爭爲限度的關係，那不正好合美國在均勢下維持和平的政策嗎？

如果上述的假定成立，則蘇俄指責美匪接近是基於反蘇主義（註七），引用印度的「政治家報」，懷疑美匪上海公報只是一座冰山的頂峯，它的祕密部分還淹沒在水裏（註八）。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 三

說美匪接近暗中以蘇俄爲對象是對的，說美匪在表面上都不願過分刺激蘇俄，也不算錯。雙方會談公報中，不是在避免提及蘇俄嗎？

公報中與蘇俄有關的，可能是下列等等詞句：

（匪方）「堅決主張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聯合國關於印巴問題的決議，立即把自己的軍隊全部撤回到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堅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維護獨立、主權的鬥爭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人民爭取自決權的鬥爭」。

（美方）「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一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美國贊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停火繼續下去，並把全部軍事力量撤回至本國境內以及查謨和克什米爾停火線的各自一方」。

（雙方）「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雙方都認爲，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

說印巴問題與蘇俄有關，是因為在最近一次印巴衝突中，蘇俄是以「友好條約」鼓勵，並以實際行動支持印度對巴作戰的。蘇俄在聯合國中還曾數度否決過印巴停火案。

說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問題與蘇俄有關，是因為今天能够在此一地區謀求霸權的，可能有四個國家或政權，那就是美國、毛共政權、蘇俄和日本。美匪已經在口頭上說不，日本至今還不曾有所動作，而蘇俄却一方面高調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一方面以實力推行南進政策，已使美匪感受到現實的威脅。

說一個大國勾結另一個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與蘇俄有關，就比較複雜而微妙了。當然，發表公報的雙方，邏輯上不應以此等詞句來抨擊對方，其用意當然在影射蘇俄了。可是，蘇俄會勾結那一個大國呢？美國或許不會認為匪俄有勾結可能，它至多是不願見日俄趨向合作。毛共自然反對日美接近，但它也明明多次公開抨擊過美俄兩個超級大國互相勾結，在世界上劃分勢力範圍。把這些詞句寫進公報裏，不復複雜而微妙嗎？

但在蘇俄看來，那一切的一切，都是把矛頭指向它自己，因此它對那個上海公報，就不斷加以抨擊。

#### 四

蘇俄對上海公報的抨擊，不限於上述各點。而且，有些抨擊是出自蘇俄自己之口，有些是引用別國報紙也就是藉着旁人的筆，來對美匪加以反擊。

回溯一九七〇年初，尼克森發表外交咨文之後，自由世界就大談其美匪俄三角關係，有些人逕直稱之為三角鬥爭。試想，如果在鬥爭中的兩角握起手來，另一角難道會袖手旁觀？一九七一年後半，尤其是英國決定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之後，自由世界大談其五極世界。人們似乎希望美、俄、日、擴大後的共同市場以及毛共這五極，會在實力基礎上、經過縱橫捭闔的鬥爭，來維持暫時的和平。

就亞洲形勢言，歐洲共同市場不太直接有關，那就只剩四極了。美國越過東京與北平接近，日本頗感不快，蘇俄也深表懷疑，那麼日俄要加緊往來，豈不也順理成章？

一九六七年七月，日本前外相三木武夫訪俄，和俄外長葛羅米柯舉行了第一次部長級會議。這項會議原定每年一次，輪流在莫斯科和東京舉行，可是

#### 美毛會談與匪俄關係

蘇俄一拖就是五年。現今葛羅米柯突然捨棄參加同時在華沙舉行的東歐首腦會議，於今年一月廿三日抵達日本，舉行日俄間第二次部長級定期會議。日俄間本來存在着齒舞、色丹、國後、擇捉四個小島的領土問題，過去蘇俄一直推說戰後領土問題業經解決，這次雖然也未放活口，但也沒有堅持重復上項說法。又雙方業已同意在年內商談和約簽訂問題，而且共組委員會，來調查設計合作開發西伯利亞的秋明油田。

日本於二月十九日承認了偽蒙，一般相信那和蘇俄有關，但事先并未通知美國。正當尼克森要到大陸訪問時，日本也決定派遣其外務省東南亞一課課長三宅前往河內。日本已承認孟加拉國，并且準備調解印巴糾紛。這是否和美毛接近有些牽連？

一月廿一日，正是葛羅米柯動身訪日的前夕，周恩來對日本總評和中立勞聯、社會黨七〇年會、沖繩等三個代表團，公開聲言支持日本的主張，認為前述四個小島是日本的領土。毛共對於日俄會談，事後也加以猛烈抨擊。

曾經有人懷疑美國在亞洲的攜手對象，已選定北平來代替東京。這顯然不是事實。尼克森或許已注意到此點，他曾在二月九日提出的外交咨文中說：「不可以解釋為我們的優先順序，已由東京移向北京」。在上海公報中，毛共仍然抨擊日本，美國則表示：「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紐帶」。

蘇俄在抨擊上海公報時，不止一次地提到「和平共處五原則」，而且指出毛共在公報上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那是干涉日本內政，明目張胆地違反五原則。

我們不相信日俄關係會很快地順利改善，但我們相信蘇俄不會放棄對日本的爭取，因為它也想在什麼三角、四角關係中爭取優勢，而這是尼克森訪問毛共必有的反應。

#### 五

一般人相信尼克森訪匪的動機之一，是與結束越戰有關。不過，當訪匪日期逐漸接近時，連尼克森自己對此也失掉了信心。

一月廿日，他向國會提出的國情咨文裏，在談到關於越戰的反應時說：

「現在有一種趨勢，有些人在越戰中從一個極端轉變到另一極端，從主張我們在世界上做太多的事，轉變到做太少的事。我們必須抗拒矯枉過正的誘惑」。這表明尼克森不打算在越南作全面投降式的退却。

二月九日尼克森在外交咨文中指責：「北越把談判看成爭取勝利的另一途徑，而不是作戰雙方的一項妥協」。這表明尼克森已知妥協不能獲致和平。

二月十六日美海空軍戰鬥轟炸機，首次對北越作了今年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轟炸，看來尼克森北平之行，已不對結束越戰抱什麼希望。

上海公報中，美匪雙方都各道其對越南及中南半島的一貫立場，而後又說：「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問題是河內對此是否相信呢？

記得去年十二月，在所謂「越南祖國戰線」的大會上，北越共黨政治局委員、國會常任委員會主席、著名的親匪派長征，曾在演說中稱：「美國徹底的利用中蘇對立，製造大國間的緊張緩和，而繼續對小國實行威嚇」。今年二月廿九日，北越「人民報」社論，重新強調長征那些話的重要。三月二日「人民報」揭載紀念共產國際成立五十三週年的長文，以「某項文書」代表上海公報，且引用公報中的詞句，予以猛烈抨擊。其內容主要在指責「美帝國主義——尼克森主義之侵略與反動的本質」，呼籲「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它對內外都顯示其對「因美匪接近促成社會主義陣營分化」的警戒與反擊姿態。三日該報再度指責「尼克森試圖分化社會主義陣營，美帝國主義是世界人民的第一號敵人」。儘管施亞勞說周恩來、范文同和他自己意見一致，那顯然是不可信的。

去年，尼克森訪匪消息發表後，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巴戈尼曾親往河內訪問。根據美國的資料，去年匪俄對北越的軍經援助，較一九七〇年增加了四分之一，達八億三千萬美元，而其中蘇俄佔三分之二，共匪僅佔三分之一。如此說來，美國不再寄望共匪能協助她結束越戰，并非無因的。當河內對北平頗表懷疑時，蘇俄自然會乘機拉緊北越，而大罵毛共出賣盟友了。我們敢說，蘇俄今後更將唆使北越繼續作戰，毛共無力去勸服河內放下武器。

蘇俄自己或是引用別人的話，指控當尼克森訪匪前後，中南半島周圍的美國空軍基地上的戰略轟炸機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對北越從事一九六八年以來，出動架次最多的轟炸，并且把航空母艦和軍艦調到越南沿海地區。北平

好像已許下諾言，不干預美國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動，使得美國可以一方面安心地在北平從事會談，一方面安心地把大量炸彈投向「民主越南」和南越的廣大地區（註九）。

美匪會談後出現了一件特異的事，就是美匪間的大使級接觸，不是恢復華沙會談，不是因為「大使」姚廣由波蘭調到加拿大，就把會談移往渥太華，而是由美匪駐法大使華森和黃鎮，在巴黎另起爐灶另開張。這是為了遠離蘇俄的影響？還是為了便於和巴黎和談互通聲氣，而使蘇俄頗費疑猜？不管怎樣，蘇俄是不會放鬆它趁機離間北平與河內，在共產集團中孤立共匪的努力的。本來，共匪對美外交的策略運用，已經引起河內不滿。東歐共黨對匪紛紛抨擊。羅共為匪捧場，它和蘇俄關係惡化，但從不準備倒向毛共。阿爾巴尼亞像是已感不安，而北韓怕也將對匪俄保持等距離關係。蘇俄加意抨擊「毛澤東及其親信背叛了社會主義理想，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和聲援鬥爭中越南人民的原則」（註一〇），來和美帝勾結。且傳說它計劃重建共黨情報局，進一步孤立毛共（註一一）。這是否事實，現尚無法證明，但蘇俄孤立毛共的努力，是定然會持續不輟的。

## 六

正如同蘇俄藉着越南問題在共產集團中孤立毛共一樣，它也想藉着印巴問題在第三世界中打擊毛共。

在印巴戰爭中，美匪立場確屬一致。上海公報中，雙方又態度相同。就美國言，她或許只在支持聯合國的決議，實際她正在考慮承認孟加拉國。就毛共言，它不只說說了事，它仍將繼續挑撥印巴糾紛。印度已正式要求美方澄清上海公報中有關克什米爾部分的聲明（註一二）。毛共代表張永寬在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中發言，指責印度侵巴，破壞南亞次大陸和平，容印參加該委會及其工作小組，是不適當的（註一三）。至於蘇俄，它藉着印巴糾紛：第一，抨擊美匪勾結，而自己趁機南進，在亞洲包圍毛共；第二，抨擊毛共背叛民族解放運動，在第三世界中打擊毛共。

過去，毛共一直在抨擊美、俄、印、日等對它合組包圍圈，其他國家或許沒有這種意思，蘇俄倒真有這個動機。它和印度之間的關係，已是眾所週知的事。它早已承認孟加拉國，三月初拉曼應邀訪俄，獲得蘇俄米格戰鬥機

一隊，經援五、一六〇萬美元——貸款、商品、船隻及火車頭（註一四）。蘇俄又獲拉曼應允派遣蘇俄海軍代替聯合國清理吉大港和查那港（註一五）。蘇俄又邀巴基斯坦總統布托於三月十六日訪俄，藉圖改善雙方關係。其時菲律賓馬可仕總統夫人也在蘇俄訪問，蘇俄願對非提供援助，但也要求在菲律賓得加油站，其可能的地點是非北部拉由林省面臨中國海的聖佛南多港（註一六）。蘇俄和日本曾提起麻六甲海峽問題。而蘇俄總理柯錫金在歡迎訪俄的阿富汗總理的宴會中，又重提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問題（註一七）。在地圖上從偽蒙、北韓（它不會再向毛共一邊倒）、日本一直看下來，蘇俄不是正在努力編織對毛共的包圍網嗎？在美匪接近聲中，對蘇俄這項活動的阻力減少了，而美艦要在印度洋作定期演習，印度却已表示反對（註一八）。

毛共聲言它屬於第三世界，企圖藉民族解放運動的旗幟，擔當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可是，它曾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屠殺東巴人民，當印巴戰爭爆發時，它又空言恫嚇，實際上龜縮不出，充分暴露了紙老虎面目。現今，却又在上海公報中重提印巴問題，蘇俄也剛好趁機舊話重提，對匪冷嘲熱諷地予以攻擊。

蘇俄以抓住辮子不饒人的姿態，窮追猛打地指控：現在的「北京」領導人，同美國上層統治集團公開勾結，不能不使爭取自由與獨立的各國人民感到不安，也不能不削弱人民對於「北京」所謂堅決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大言壯語的信任。蘇俄更有根有據地指出：「北京」領導人和美帝國主義者勾結亞雅反動封建軍事制度，共同反對七千五百萬東孟加拉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北京」實際變成巴基斯坦黷武主義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殘酷暴行的參加者。由於這種暴行，三百萬東孟加拉人民被打死，一千萬人逃往印度，數千萬人流離失所。自動步槍和機槍殺害了無辜的兒童老人和婦女（註一九）。

目前蘇俄宣傳的風信旗，是指向抨擊匪美勾結，抨擊匪背叛第三世界，而以東孟加拉事件等等作為有力事證。

一月廿日尼克森在其國情咨文中表示：「我不久將訪問中共及蘇聯。我將不懷着幻想前往。我們具有重大的歧見」。但他認為：「如果說我們與北平和莫斯科擴大交談一無所獲，將是嚴重的錯誤。但如期望太快，也將是一

美毛會談與匪俄關係

項錯誤」。

在二月九日的外交咨文中，尼克森重申：「我前往北平不懷幻想」。他說：「我和中國（共）領袖們的會談主要的將着重在雙方有關的問題。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地提出所希望提出的問題，當然，影響一般和平的各項問題是雙方所關切的」。

尼克森說明：「我們的政策並不是針對莫斯科的。美國和蘇俄有着若干極其重要的問題亟待解決」。他首先說明他訪蘇目的有三：就已到達最後決定階段的問題作出最終協議；就尚在對立中的問題確立進行處理的政治基礎；對進一步改善兩國關係再作檢討。跟着他指出美蘇間的具體問題是：（1）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協議；（2）中東問題的解決；（3）促進歐洲安全保障問題及東西歐交流的正常化；（4）其他國際問題的政策調整；（5）美蘇兩國間包括經濟問題在內的合作關係等等。

看來，尼克森訪問的重點在蘇俄而不在毛共（訪毛對尼氏競選有關），他到北平去虛晃一槍，或許是為了增加對蘇談判的資本。不過，由於蘇俄提高了警戒和增加了反感，他北平之行是正號還是負號，目前還難以斷定。

據我們所知，毛共對於上述尼克森所提希望與蘇俄解決的問題，一向持搗亂與破壞態度，并指美蘇互相鬥爭又互相勾結，來搞霸權主義、瓜分世界。而蘇俄也指責毛共妄圖破壞歐洲和平，在中東問題中破壞阿拉伯的團結，以便利美以侵略者。如果美蘇就上述問題有所協議（那不是容易的），就蘇俄說自然寓有對付毛共的意義，但共黨所作所為，一向有多種目標，那是不能不加以提防的。

我們記得，從五十年代後半起，美國就和蘇俄搞和平共存，結果是共存并不可靠，而蘇俄的核武器已有凌駕美國而上之勢（指最近言）。六十年代後半起，美國又把目標轉向毛共。因為匪俄間經過六十年代前半的鬥爭，黑魯曉夫於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垮台，當天下午毛共就試爆了它的第一顆原子裝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毛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兩個編輯部發表「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一文，聲言匪俄之間「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一九六六年三月美國會外委會遠東暨太平洋區小組委員會，舉行美國對亞洲政策聽證會時，就強調和毛共「保持建立

接觸的可能性」。一九六七年十月，尼克森在「外交季刊」上為文，主張必須急切把握「中國」的現實。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和毛共接近，自始就有利用匪俄矛盾而從旁取利的動機。如今讓匪俄間保持一種緊張而不致爆發戰爭的關係，美國從越戰中拔出泥足，有暇也有力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再加上毛共在此一期間發展其足以威脅蘇俄的核武力，豈非得計？問題是蘇俄肯否聽任擺佈而不想還手。

尼克森圖謀與毛共接近，是早在當選總統之前就已預謀，現今訪問毛共并非完全為了競選連任。可是，就時間安排來說，那明明與競選連任有關。這是尼克森的弱點所在，毛共儘可加以利用來大肆敲詐，而毛共似乎并未做到使尼氏難堪以致影響其競選，那不是毛共技拙，而是它本身更有弱點在內。內部不穩和蘇俄的壓力，使它不能如此。有人更懷疑毛共已就對付蘇俄，與美國達成默契，那或有可能。尼克森預定五月廿二日訪俄，那距離美國大選更近了，此行成敗也就影響更大了。蘇俄是否也有弱點或在對匪鬥爭方面向美國有所要求呢？那倒是我們願拭目以觀的。

我們說過，美國當前所搞的三角或五角關係，乃是立足於實力基礎上的均勢外交。然而，這三角或五角的實力，是否真的均衡呢？以下且試予列表比較：

### 實力比較 (1970年)

	擴大共同市場 (10國)	美國	經互會國家 (含蘇俄)	日本	毛共	世界
面積(千公頃)	184,775	936,333	2,339,209	36,976		13,392,000
內地	57,185	176,440	659,062	5,684		1,406,000
人口	253.0	205.4	345.1	103.5	773.7	3,552.0
GNP (億美元)	5,750	9,765	5,820	1,962	746	

個人所得(美元)		2,274	4,754	1,680	1,896	94
外匯準備 (億美元)	347.8	144.9	不明	48.4	918.0	
出 (百萬美元)	114,780	42,590	31,063	19,320	2,100	311,260
入 (百萬美元)	114,180	38,910	30,182	15,670	2,100	311,260

(註)資料來源：1971年12月14日「日本經濟新聞」刊載：「世界經濟比較概況」。毛共經濟係參考共他經濟進入，其中與蘇。

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制度不同，其財富集中於共產政權之手可優先使用於政治目的，因此其國民總生產(GNP)中的軍費負擔能力，不能與自由世界以同一標準予以衡量。但以一九七〇年而論，國民總生產七四六億美元的中共，去和國民總生產近萬億美元的美國，和國民總生產四、〇五九億美元的蘇俄(表列數字為經互會國家全體)，去從事核子競賽，畢竟是不可能的。這裏就用得着季辛吉的觀念了。在季辛吉的心目中，當前世界是一個政治多元而軍事二元(美蘇)的世界。他認為核武器既不易用之於實戰，其嚇阻的功效也就有其限度。因之軍事力量的增強，未必能確保國民的安全。所謂有效的抑止力，不是軍事力量而是心理因素，勢力均衡本質上也不是物理的而是心理的條件。

如此說來，毛共那還在試驗階段的脆弱的核武器，已經收到心理效果。可是，在三角或五角之中，毛共仍不足以和美蘇均衡。尼克森北平之行，無疑會給毛共增加一些心理重量，使它得和蘇俄拉得比較平。問題是：一、蘇俄是否會受刺激，而設法增強自己的軍事與心理重量？二、在亞洲美、蘇、日、匪的game中，只有日本沒有核武器，因而在心理上處於劣勢，它是否會設法增強，以改善自己的國際處境？三、自由與共產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與制度，二者間的矛盾，并非普通的歧異可比，那麼美國加進自己的力量，去把毛共拉上「均衡」，在三角、四角或五角之中，共黨均佔其二，以長遠觀點看，這對自由世界是否有利？

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時代已成過去，確屬事實。但所謂政治多元，是由幾個「角」幾個「極」間的勢力均衡來維持世界和平，基本上仍然是大國中心主義。所謂「談判」只是大國相互間的事，中小國

家被冷落在一旁。可是，在這民主世界上，它們甘心嗎？大國間以談判代替對抗，來支配世界；中小國家會不會以對抗（大國）來表示它們的存在，以代替它們的發言權呢？一九七〇年九月，第三屆不結盟會議在路沙卡舉行，中小國家反超級大國的情緒突然高漲，那決非是偶然的。

一個民主國家內，各大黨政爭激烈而又勢均力敵時，各小黨的動向時常可以左右大局。推之今日的國際社會尤其是一國一票的聯合國，中小國家的作用是不應忽視的。共黨深明此理，毛共更及時喊出聯合中小、反對超大的、反對兩個超級大國劃分勢力、搞世界霸權的口號，使它在國際鬥爭中增添了不少資本。在這方面，蘇俄因被目為超大大之一，而美國又製造了傾匪氣氛，一時它頗為不利。這從對外經援可以看得出，因為共黨援外都附有政治目的，其經援數字的多寡，有時也可反映其政治統戰的利鈍。一九七〇年那一年，共產國家對外經援總額約為一億美元，毛共單獨就有七億九百萬美元，蘇俄只有二億四百萬美元（一九六九年為六億二千二百萬美元）。不過，一則毛共混進聯合國的目的已達，再則儘管援款是以糧食、物資、薪金等折算而分期付給，仍非毛共所能長期負擔。因此，去年援外就減少了。而且，毛共的各種文件乃至喬冠華在聯合國的講話中，一再聲言毛共自己還很落後，對第三世界仍以政治的和道義的支持為主。本來，印巴戰爭、邁尼克森訪問，在宣傳上已對匪不利而貽蘇俄以口實，如果毛共進入國際社會而不能負擔國際義務，再加上援外漸減以致使第三世界失望，蘇俄會不會趁機在第三世界從毛共手裏「收復失地」？我們想是會的。蘇俄會捉住一切機會，把毛共從高到和自己實力不相稱的國際地位上一腳踢下去。

共產圈內的學者，往往以馬列主義的觀點來分析自由世界的事物，那常顯得格格不入。自由世界的學者，往往以自由世界的概念乃至引證歷史上的成例作尺度，來衡量共產世界，那同樣會隔靴搔癢。企圖利用辯證哲學來改造現存世界的共黨，它們不僅不注意世界的橫斷面，在空間上去搞均勢；它們更重視世界的縱剖面，在時間上去轉變均勢，讓它逐漸對己有利。自由世界把共黨從低處提到高處和它搞平衡，它就必然設法把自己提向更高處來打破平衡。難道誰會相信共黨是現狀維持論者嗎？

依我們想，匪俄都會在自由世界所搞的均勢外交中，先爭取均勢再爭取優勢，而彼此之間在一面對自由世界鬥爭中，一面又互相鬥爭，互爭優勢。那是物理的也是心理的，那主要是政治鬥爭和外交鬥爭，但不會放棄軍事努力。至於軍事戰爭會不會爆發乃至何時爆發，那須待時間證明。我們所能說

的是，尼克森把匪俄拉進均勢外交中，而又先後訪問北平和莫斯科，那只會加劇匪俄鬥爭，再加上在世界上所引起的種種錯綜複雜的變化，不見得會有利於世界和平。

最後筆者要附帶說明，以上只是就美毛會談那露出水面的冰山頂峯，並且是只就與匪俄鬥爭有關的部分略作分析，以就教於各先進，這裏并未就美毛會談的其他部分作深入研究。

註一：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五日日本「每日新聞」安東特派員發自上海的報導。其時葛羅米柯正在日本，曾於廿八日坦承匪俄關係惡化，并警告日本與匪改善關係，不得損害蘇俄的安全。

註二：同年二月十八日蘇俄華語廣播評論：「在北京會晤之前」。

註三：同年三月十一日蘇俄華語廣播評論：「中、美會談公報的內幕」。

註四：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毛共為與蘇俄進行邊界談判所發表的聲明中說：「如果一小撮戰爭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襲擊中國的戰略基地，那就是戰爭，那就是侵略，七億中國人民就要奮起反抗，用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毛共紀念列寧百年生誕的論文：「是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一文中，曾暗指蘇俄對它進行核威脅。

註五：一九六〇年世界共黨會議聲明，毛共也經常以此等詞句辱罵美國。

註六：羅吉斯作證見合眾國際社華盛頓（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電。賴德演說見美聯社辛辛納提十日電。

註七：一九七二年三月三日蘇俄「消息報」。

註八：同註三。

註九：同年三月十五日蘇俄廣播述評：「世界報刊關於美國總統尼克森對中國的訪問」。十七日廣播評論：「美帝國主義者擴大印度支那侵略戰爭和現今北京領導人的政策」。

註一〇：同註九後半。

註一一：同年三月七日路透社斯德哥爾摩電。

註一二：同年三月五日美聯社新德里電。

註一三：同年三月二日「新華社」聯合國電。

註一四：同年三月七日合眾國際社及美聯社達卡電。

註一五：同年三月十六日美聯社達卡電。

註一六：同年三月十七日美聯社馬尼拉電。按馬可仕夫人訪俄，被待以國賓之禮。

註一七：同年三月十五日「日本經濟新聞」。

註一八：同年三月十六日美聯社新德里電。

註一九：同年三月九日蘇俄廣播談話：「中美勾結反對東孟加拉人民」。